



元亨釋書

七十八



0931	貴	年
24	重	月
6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135276	號	



135276

大日本國延文元年六月有旨入昆盧金藏濟北權憲住持比立單況等謹募眾緣聚為

今上皇壽祝延聖壽文武官僚資崇孫位國泰民安命工鐸梓與

不藏經師板與行部計三十卷皆應安元年戊申十二月日謹題



元亨釋書卷第十六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力遊九

百濟國曇慧 高麗國慧便

百滄慧聰 高麗慧慈

百濟觀勒 高麗僧隆

百滄慧彌

高麗曇微

吳國福亮

唐國神睿

唐道璿

唐道榮

慧濟法師

僧旻法師

慧隱法師

智通法師

智鳳法師

淨達法師

行善法師

興福寺玄昉

行賀法師

梵釋寺永忠

靈巖寺圓行

安祥寺慧運

唐補陀落寺慧萼

真如法師

齋然法師

宋吳門寺寂昭

宋傳法院成尋

願雜十之一

古德一

豐國

德齊

德積

慧妙

道顯

道信

法負

弘曜

慧忠

行表

仁秀

澄睿

慈恒

壽遠

守寵

道詮

承俊

良真

釋曇慧百濟國人欽明十五年二月共道深
本國貢來

釋慧便高麗國人敏達十三年蘇馬子奏取
百濟彌勒石像於石川宅側創殿安置時無

奉香火者使梁人司馬達等四方尋求沙門
於播州得似比丘者問之對曰此方不敬沙
門故我混俗耳乃便也馬子貴為師

釋慧聰百濟人崇峻元年三月貢來聰有戒
學蘇馬子受問戒法

釋慧慈高麗人推古三年五月貢來皇太子
豐聰師之與百濟慧聰同弘佛教四年冬法
興寺成教慈乃聰同居二十三年歸本邦

釋觀勒百濟人推古十年十月貢來有學術

獻曆本及天文地理方術之書太子耳聰曰
吾在衡山勒為弟子好星宿度數山河利害
事我呵其涉藝術雜真乘風因不竭追我而
來猶言星曆三十二年四月有沙門殺祖父
者朝廷初置僧正檢校僧尼勒當遴選為僧
正

釋僧隆高麗人推古十年十月共沙門雲聰
來

釋慧彌推古十七年四月百濟人赴吳國其

舡漂流至肥後州州吏告大宰府府以聞敕
令其舟人送本邦時彌沙門道欣等慕國化
上表請留詔居元興寺

釋曇微推古十八年三月高麗國貢來沙門
法定共之微涉外學善五經又有伎藝造碾
磴工彩畫

贊曰昔者神功聖后神武震海外三韓共
為遠藩而貢獻相續八師或偕計吏或觀國
光想咸傳法之才也年紀寢遠化迹不詳故

予於是併繫綴焉然慧慈樞上宮之衣顯勤
始僧碧之任不爲無得矣嗚呼曇慧道深者
此方之騰蘭也惜哉古記闕焉

釋福亮吳國人受三論于嘉祥齊明四年內
臣鎌子於陶原家精舍請亮講維摩詰經
釋神睿唐國人居元興寺講唯識世言得虛
空藏菩薩靈感靈龜三年救曰沙門神睿學
達三空智周二諦戒珠光潔慧海波深宜施
食封五十戶天平九年化

釋道璿唐國人居東都大福先寺留學普照
榮睿諭誘赴東天平七年來教館大安寺西
唐院璿善禪律于時本朝乏戒學朝廷請爲
戒師璿不倦授受嘗曰所以成聖必由持戒
常誦梵網其音清亮如出金石聞者感動十
五年同寺行表年七十三臘五十二於興福
寺北倉院就璿重受戒法璿曰此老比丘爲
法忘身心無貢高又可貴也乃告曰篇聚者
被身而已我有心法曰如來禪昔三藏菩提

達磨自天竺來付此法于慧可僧璨道信弘
忍神秀七傳至我師普寂我師始在嵩山傳
唱禪法道譽聞帝袞詔入東都居華嚴禪苑
故世曰華嚴尊者我從華嚴得以付汝便廣
說法要表析然領受晚老病退居比蘇寺四
序季月修禮懺供乃著發願文璿與僕射吉
備真備善滅後僕射纂行實云
釋道榮唐人尤善梵唄

贊曰法水之注扶桑也滋觴於百濟沃日於

大唐此土學佛之流靡以支那不為本鄉四
師事遊化可致餘烈遺芳也况又產本鄉乎
釋慧濟共沙門慧先入唐留學推古三十一
年七月從新羅大使智洗爾來歸初同志十
數人歸朝只濟先二人而已或留唐或禾俎
本朝之遠游濟等為始焉

釋僧旻入唐留學舒明四年八月從唐使高
表仁共沙門靈雲來歸孝德帝即祚以才教
為國博士大化六年二月元六獻白雉宣問

羣臣又問曼曼奏曰休祥也語涉經史博物
詳正因此改元白雉四年五月曼病帝幸
問病口救恩旨六月寂帝使官使弔賻太后
太子皆弔喪

釋慧隱入唐留學舒明十一年九月從新羅
使來歸白雉三年於宮中講無量壽經沙門
慧資爲問者

釋智通齊明四年七月共沙門智達入唐謁
三藏法師玄奘學唯識白鳳元年三月爲僧

正

釋智鳳大寶三年入唐學唯識僧正義淵鳳
之徒也

釋淨達入新羅求法慶雲四年五月來歸和
銅二年十月右僕射不比等就植觀道場延
達修維摩會

釋行善入高麗求法養老二年來歸善在高
麗行逢洛水橋絕無舟立斷橋上潛念觀音
須臾老翁掉舟而來載善行著岸之後老翁

俄隱舟又不見善知觀自在之應現發誓刻
像日夜敬禮彼國稱善為河邊菩薩歸朝時
懷像而返安興福寺一日其像俄失不知所
在

贊曰震旦之求法者曹魏甘露中朱士行始
到于闐而歸東晉義熙之始法顯達於中印
度爾來諸子幢幢絡繹濟先二師者本朝之
行顯乎是公優才補博士非釋門之幸而梁
武帝充慧超壽光殿學士唐太宗封智威朝

散大夫之類又多在是吾人之不得已也隱
達二公對君相而講論不為小遇矣行善入
高麗淨達赴新羅惜乎止於士行也

釋玄昉姓阿刀氏從義淵學唯識靈龜二年
奉勅入唐謁智周法師稟相宗深旨唐帝賜
紫衣天平七年伴大使多治廣成歸以傳來
經論章疏五千餘卷及佛像等獻尚書省八
年賜封一百戶田一百畝及扶翼童子八人
九年八月為僧正十八年六月築紫觀世音

寺成昉爲慶導師乘輿入殿忽空中捉其昉
昉騰不見後日昉頭落興福寺唐院蓋藤廣
繼之靈爲之也其靈今之松浦明神也昉之
傳來經籍救歲興福寺

贊曰夫人雖有才行不治者不爲丈夫也昉
以俊才事遠遊傳來經書數千卷受聖皇
渥遇豈不偉乎世言昉通花鳥使于藤室故
與藤氏有隙今見遭捉身首異處恐其然乎
不爾者即是傳法之一高僧耳誰敢聞然又
豈有天乎故吾曰行不可不治矣悲哉

釋行賀姓吐毛氏和州廣瀨郡人十五出家
二十受具足戒二十五奉教入唐留學學唯
識台教兩宗在唐七年傳來經疏五百餘卷
詔付少學三十人稟其業又教明一法師試
所學一詰問二教稍有窒礙一呵曰久經歲
華學植膚淺何乖朝寄哉賀大愧垂淚於時
朝議曰長途一躡何妨千里之行大樹折枝
豈忘百畝之蔭賀著法華疏弘贊略贊唯識

議等四十餘卷延曆二十二年二月卒歲七十五

贊曰王齧數敗廉頗而頗不害為良將長途大樹關於朝議賀公不多違朝寄哉

釋永忠京兆人姓秋篠氏寶龜之初入唐留

學延曆之季隨使歸涉經論解音律善攝威

儀齋戒無缺桓武帝敕主梵釋寺弘仁七年

四月滅歲七十四遺表上唐所得律呂旋宮

圖日月圖各二卷律管十二枚埴一枚

釋圓行果隣法師之徒也入唐從青龍寺義

真和尚受兩部密教承和六年歸居靈巖寺

傳來經書六十九部一百三十三卷

釋慧運洛城人東寺實慧之徒也承和五年

共圓仁師同舟入唐十四年歸為安祥寺第

一世貞觀十三年九月卒年七十四

贊曰誰言震旦萬里海鹹問津諸子舳艫相

銜忠歸行往運又馳帆孳孳吾黨今我古監

釋慧萼齊衡初應橘太后詔齋幣入唐善登

萊界抵雁門上五臺漸屆杭州鹽官縣靈池
寺謁齊安禪師通橋右之聘得義空長老而
歸又入支那重登五臺適於臺嶺感觀世音
像遂以大中十二年抱像道四明歸本邦船
過補陀之海濱附著石上不得進舟人思載
物重屢上諸物船著如元及像出船能泛萼
度像止此地不忍弃去哀慕而留結廬海嶠
以奉像漸成寶坊號補陀落山寺今為禪刹
之名蓋以萼為開山祖云

贊曰萼公者行止可謂合道矣奉橋而行空
共而歸我不見掖庭不知靈池唯道而已抱
像而發船黏而止我弗柏異域弗憶故里唯
道而已蔽芾白花萼師所爰百世之下佛闡
祖闕於戲道之合者乎

釋真如大同帝第三子也大同四年皇太弟

帝弘仁受禪即祚尊大同帝為太上皇立高岳

皇子為皇太子即如也尚侍藤藥子及兄仲
成勸上皇為變事發覺上皇薙髮藥子仲成

伏誅乃廢太子太子元有出塵之志為沙門
居東大寺性聰敏志氣宏邁學涉內外習三
論於道詮稟密教於空海既而得阿闍梨位
勤於教授嘗言密乘奧秘此方未盡當入大
唐質所疑彼地若此土遠踰葱嶺焉貞觀三
年上表奏事四年泛海入唐遍詢名德不究
如意遂杖錫西邁翩翩孤影流離絕域元慶
五年在唐留學沙門中瓘寄書來曰如皇子
過流沙傳聞到羅越國逆旅遷化

贊曰丈夫貴氣志不言功業也有氣志者功
業自備蓋功業者天也氣志者德也苟有德
者豈言功業之成否於其間哉夫海師居東
場仁公坐北壇當是時密學之盛也西唐不
如矣如公眇視東北直跨滄波睥睨支那橫
截流沙其志鋒不可觸也猶湛盧豪曹雖焚
澤而不多讓矣自推古至今五百歲學者之
事西遊也以千百數而跋印度者只如一人
而已吾以如為求法之魁者是也

釋齋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于元杲
永觀元年秋入宋東大寺送書青龍寺比睿
山寄信天台山然持二書著宋地太宗太平
興國八年也巡禮勝地歷觀明師遂於汴都
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禮優填第二模像乃窟
佛工張榮模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曆
祚然荅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辭上五臺
雍熙三年上台州鄭仁德舡歸永延元年也
然得大藏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畫像

其優填模像見今在嵯峨清涼院長和五年
卒

釋寂昭諫議大夫沔濟光之子也俗名定基
仕官至參州刺史會失配以愛厚緩喪因觀
九相深生厭離乃割冠纓投睿山源信之室
早名講學長保二年信作台宗問目二十七
條付昭寄南湖知禮法師禮延昭爲上客丞
相丁晉公欽昭德義禮荅釋成昭欲持歸本
土晉公思留之昭以姑蘇山水之美昭愛其

音秀止于吳門寺令其徒送禮答釋晉公披襟厚遇昭有黑金水瓶與晉公以詩曰提携三五載日用不曾離曉井斟殘月寒爐釋碎澌鄱銀難免後萊石易成虧此器堅還實寄公應可知初景德元年昭上進無量壽佛像本朝名刻也真宗大悅賜紫方袍

贊曰然昭二師稱干宋地也見宋諸書焉二師恐有本乎如昭師源信主法智友晉公可謂善擇焉瓶詩予得楊文公談苑昭之緒餘尚又被採文公况其本乎哉

釋成尋姓藤氏簪紱之胄也事石藏文慶稟密教延久四年三月乘宋商孫忠舩著蘇州界神宗熙寧五年也登天台遊五臺西臺見五色雲東臺見圓光光照尋身光中現羣菩薩其數一萬許南臺見金色世界返入汴京神宗召見延和殿賜紫衣綃帛敕館太平興國寺傳法院時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鴻臚卿宣梵大師賜紫日稱奉敕從事翻譯

稱者中天竺人東來已二十六年同預者朝
散大夫試鴻臚小卿宣秘大師賜紫慧賢梵
才大師賜紫慧詢二人宋人證梵義西天廣
梵大師賜紫天吉祥中印度人又筆受綴文
證義等皆悉備足尋與梵宋碩師親炙游處
六年天下大旱神宗聞尋有密學教於瑤津
亭修祈雨密法尋謂本邦宿德遊此方名尤
顯者十數人未有承詔旨也今我攘宋地之
災沴又爲本國之光華便修法華法至第三

日夜雷電閃鳴大雨徹且神宗遣中使賀慰
宣曰乞延修七日露洽率土尋依教霖雨三
日神宗幸壇所燒香翌日歸傳法院敕送茶
果達觀若干後十餘日賜號善慧大師又敕
加譯場監事張太保問曰日本國又有靈如
闍梨者乎對曰我國密乘甚盛感應如響我
之儔豈得齒乎太保嘆曰西天日照三藏祈
雨五日而得中天慧遠慧寂七日而應未有
如闍梨三日之速矣此歲有本朝舶便尋奏

取新譯經三百餘卷寄來尋在大雲寺時常
讀法華一日青衣童子來屋上聞經衆人皆
見童忽隱大雲之寶塔院東南有大槻樹十九
誦經中夜無風其枝自折侵曉童來諗曰伊
勢太神宮傳語闍梨誦經聲極梵天我雖不
離本宮常來聞之今夜又率眷屬來諸神多
居樹上故枝折耳願師莫訝也語已不見或
時修不動供本像搖舌語話護摩時尊像現
爐煙中尋臨終頂上放光三日不滅漆全身

安傳法院云

贊曰予遊大雲寺問尋事主事出像示之容
質渾厚實有德之儀也上有贊曰稟粹日天
爲釋之賢分燈智者接踵奮然觀國之光蒙
帝之澤聿二建良工遽傳高格慈相克肖乾城
妄瞻滄浪萬里秋空一蟾遐寄歸舸衆仰無
狀署曰譯經證義文慧大師智普述熙寧六
年癸丑孟夏初五日記亦有十八羅漢及僧
伽像其畫妙細良絕筆也主事曰宋右覲尋

妄
疑
妄
之
誤
歟

尋其肖像寄來予見像贊及名畫等信尋

立宋地之不妄矣

願雜十之一

古德一

予讀日本紀欽明之後沙門之見國史者斑
斑在焉又古記遺編每每得之只其事跡略
焉今掇ヒテ片事隻蹟繫於此庶幾不隕昔賢之
名也昔太史公立仲尼弟子傳大半姓名而
已今之片隻者不為ヒテ僭越矣

○釋豐國用明二年四月上詔羣臣曰朕欲歸

三寶卿等議之時守屋勝海等皆沮之蘇馬

子奏曰聖教詎有異謀乎於是乎皇弟イハ穗

王子引豐國法師入內セ

○釋德齊梁人司馬達等之子也崇峻三年與

漢人善聰等八人同出家

○釋德積推古三十二年始置シテ僧都積當選任

之

○釋慧妙大化元年孝德帝敕為百濟寺主白

鳳八年病帝遣草壁皇子訊疾明日寂詔三皇子弔之

釋道顯天智元年三月唐人新羅人伐高麗高麗時爲吾西藩乞救上發兵赴海外四月鼠產閑馬尾朝廷恠恐顯奏曰高麗屬我乎果然

贊曰予讀唐書高宗龍朔二年者當吾天智即位之歲也龍朔元年三道伐高麗二年圍平城不克以國史考之宜乎不克也又以證

唐史之實矣昔我神功聖后征新羅時百濟高麗震恐附庸其後或叛亦征朝貢相繼爲我藩國吾思其閒或叛者隋唐之伐與至此乞援於吾者以附庸之久而王化之順與顯師以方推術可謂博物矣

釋道信蝦夷人持統三年奏求出家與自得奉救得度此歲新羅獻彌陀金像朝廷責失禮還貢獻物新羅恐得奏求其像許而賜之釋法負持統十年近州益須郡醴泉出詔負

及善往真義等至彼試嘗

○釋弘曜居藥師寺究經論決疑難年八十六
滅

○釋慧忠山州人姓秦氏論義入微特號智者
又事遊化晚歸本邦終年七十餘

○釋行表和州葛上郡人爲近州講師嘗受道
璿禪師禪要付上足寂澄延曆十六年化歲
一百四十

○釋仁秀豫州人姓物氏學業超邁而操行不

精大同三年三月卒

○釋澄睿京兆人姓岡屋氏粹經論弘仁八年
三月寂

○釋慈恒京兆人姓茨田氏學唯識尤善因明
才多而少行人或言之天長四年二月卒年
六十五

○釋壽遠武州人姓橘氏學三論于安證法師
又善因明承和五年十二月逝年六十八

○釋守寵讚州人姓佐伯氏從護命法師學相

宗長論辯承和八年十二月寂年五十八
釋道詮武州人居法隆寺學三論世言於和
州福貴寺修求聞持法得自然慧貞觀十八
年逝

釋承俊居東大寺學唯識兼真言嘗建勸修
寺

釋良真姓源氏永長元年三月承保帝幸西
京禪房真以所傳南天竺國龍智阿闍梨五
鈷杵獻於帝帝大悅

贊曰諸師者我不得已而列之也又近世負
時名者講律之中有焉禪門尤多所謂雲山
叟圓鏡堂悟桃溪明南浦慧癡兀日高峯之
儔吾欲盡采收或使人尋覓或就其徒乞求
三四回七八到而皆不得焉蓋我國朴質不
事記述自古而然故大賢大德實沒不聞今
之世又是也而余已瀝編修之泥揚撰纂之
波庶可畏之君子鋪續補之糟歎拾遺之醜
乎

元亨釋書卷第十六

大日本國延文庚子月有旨入昆盧大藏濟北釋書寫若比立單況謹奉衆統刊行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願雜十之二

王臣二

聖武皇帝 貞觀皇帝

寬平皇帝 寬和皇帝

蘇稻目 蘇馬子

司馬達等 大織冠鎌足

尚書右丞和真綱 右僕射藤良相

讚州刺史高公輔 羽林次將藤義孝

殿中監高良臣 黃門侍郎源顯基

將軍平維茂 別駕射親元

中散大夫橘守輔 房州刺史源親元

尚書右丞平時範 左僕射源俊房

筭博士善為康 吏部侍郎藤敦光

諫議大夫平實親 羽林中郎源雅通

越中太守藤仲遠 越後太守紀躬高

副元帥平時賴

士庶三

藥延 感世

尋寂 乘蓮

惟高 藤井久任

野敦未 秦武元

願西 源傳

清信俊 江親通

西音 壬良門

修覺

修多羅曰富貴學道難士大夫猶病諸况王公乎我國家聖君賢臣相次閒出皆能欽敬我法予博見印度支那之諸籍未有此方之醇淑也何者神世一百七十九萬二千四百七十余歲人皇二千年一剝利種系聯禪讓未嘗移革相胤亦然閻浮界壤豈有如是至治之域乎以故佛乘繁茂率土和洽君臣崇奉歲曆繇邈亦我眞宗之助化與予取居世

和契實相者作王臣篇

聖武皇帝者文武之太子也養老八年二月即位饗國二十五年流王澤崇佛乘異域聖賢鄉風來應所謂西域菩提佛哲東震道璿鑒眞也本朝英傑亦多還沓行基良辨道茲泰澄等也又創東大寺改大官寺凡百勝業見資治表天平二十一年就行基法師受菩薩戒七月二日禪位太子年五十出家修道法諱勝蒲天平勝寶八年五月二日崩聖壽

五十八

貞觀皇帝者仁壽第四子也天安二年十一月即位饗國十九年海內安寧貞觀十八年十一月遜位太子幸水尾山寺營佛宇當寢陵帝風儀端嚴邈如神仙好經史耽釋典鷹犬玩好弃而不御嘗以真雅宗睿爲法友出宮之後在清和院御膳只菜蔬而已屢幸各藍勝地所謂山州貞觀寺和州東大寺香山神野攝州勝尾寺凡畿甸靈區巡幸殆遍或

留止重日浹旬自海印寺還水尾或兩三日一齋六時苦修一心禪念元慶四年十二月四日崩圓覺寺聖壽三十一隣木漸救侍僧誦金輪陀羅尼向西跏趺定印此夜地動五六震宸儀不傾儼如如在遺詔不建山陵茶毗中野

寬平皇帝者仁和第七子也仁和三年十一月即位享國十年寬平九年七月遜位太子帝幼不御腥羶志慕三寶非歲上睿山游觀

耽樂僧儀而忘歸常遊歷諸寺歲十七白母
右求出家右曰汝志可貴也然大屋寺有應
俊法師者精修之士也汝先事彼出家未晚
耳又以前志白仁和帝帝曰善哉善哉墮三
寶數且見世相漸成梵儀時仁和在諸藩後
數月登寶位難犯天威不暇復奏踰三歲繼
帝祚咨天曆數不容逃乎昌泰二年十月十
四日從益信法師出家法諱空理即奉書辭
太上天皇尊號昌泰帝懇授遂讓益固不得

也而隨之十一月受戒於東大寺延喜元年
十二月於東寺受灌頂于益信營御室於仁
和寺側精修禪宴四年三月建圓堂安置金
剛界會三摩耶形即立誓曰昔為人君萬姓
作惡皆歸我今成佛子一身脩善普利他又
幸睿山謂增命法師曰昔少年登臨此山志
求出家中間萬機瞬息十祀今果本志不在
喜幸願從師受菩薩木戒及瑜伽深旨便亦
敕作御室於千光院五年四月十四日於睿

山戒壇院受大戒於命時壇上現紫金光七月
月辭封戶昌泰帝手詔不許十年九月就命
受灌頂阿闍梨位上聞上皇灌頂事詔羽林
次將藤俊蔭授命以法眼和尚位上皇手擎
冊文付命及數珠香爐磨衲等自爾屢啓密
席稟灌頂者多承平元年七月十九日崩睿
筭六十五

寬和皇帝者安和之長子也永觀二年十月
十日即位寬和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夜排貞

觀殿玉闥自躍下地潛出宮扈從二人供奉
沙門嚴久侍中藤道兼也雖嬪嬙不知也路
過安晴明宅安氏適避暑經行庭下忽仰見
大驚曰天象呈變天子避位何其怪哉帝聞
斯言笑而走安氏便入宮奏事帝不在焉帝
如花山寺薙髮法諱入覺睿筭一十九初帝
亡弘徽殿妃自此厭世相故當妙齡脫徒金
輪寶位又不受太上皇尊號偏奉僧儀修密
法王畿霧區多所游歷又入紀州那智山不

出三歲其勵苦精修苦行之者皆取法一日
神龍降獻如意珠一顆水精念珠一串海貝
一枚帝置寶珠於崑崙念珠於千手院以爲
地鎮苦行上首傳持秘授至如今其海貝九
穴沈瀧下俗曰食九穴貝者長年不老蓋帝
令飲瀧水者得延齡也承保帝聞貝事召弄
潮者入瀧底搜看潮人出波奏曰貝猶在徑
三尺許自帝修練此地苦行者六十人至今
不絕回都在花山寺闢密學受灌頂者多矣

寬弘五年二月八日崩聖壽四十一

蘇稻目者欽明帝之宰臣也十三年十月百
濟國貢獻釋迦金像群臣沮之稻目奏曰西
藩諸國皆悉信嚮若佛不祥彼豈備貢已爲
附庸何懷欺罔帝以像賜之稻目乃捨向原
宅爲寺安佛像加崇敬

蘇馬子者稻目之子也與蘇戶皇子戮力興
佛事敏達十三年九月百濟麻深臣有彌勒
石像馬子乞之於宅東營殿安之請慧便法

師師事之推古二十二年病八月上宮太子勸出家拜太子受具戒而薨

司馬達等南梁人繼體十六年來朝于時此方未有佛法達等於和州高市坂田原結草堂奉佛世未知佛號曰異域神屬馬子鄉佛乘達等翼贊之敏達十三年馬子供石彌勒像設齋會達等預焉忽於齋飯上得佛舍利乃獻馬子馬子以鐵砧鎚試之砧鎚共陷舍利不壞又投水不沈馬子依茲益固信敬達

等之子作比丘名德齊女為比丘尼名善信時人指家族為佛種

大織冠鎌足和州高市郡人其先天兒屋根命之裔也世掌天地之祭祀在胎聲聞外孕十二月而誕性仁孝博學玄鑒風姿挺特本姓大_ホ中_{ナカ}臣_{トミ}賜藤氏柄宰權奉佛法天智八年十月十六日薨先數日剃除鬚髮臨薨帝賜純金香爐曰已聞出家可持法具卿執此爐從天仙後昇兜率天到慈氏前證真如法救

公卿百辟皆赴喪自古宰輔之遇未有如是之盛矣

大中大夫尚書右丞和真綱者戶部尚書清之第五子也性敦厚忠孝少游太學頗讀羣書與兄廣世歸佛乘好聽講論承和十三年謝事隱彛專勤淨業年六十四無病而薨

贊曰昔者智者之倡台教也徐陵和之而顯如矣荆溪之記教觀也梁肅述之而爛然矣真綱遊睿阜而精教乘豈徐梁之流亞與延

曆弘仁之間台密傳此方燦行宮闕者真綱及兄廣世之力也二公者其駕願力而來者乎

右僕射藤浪相者太師冬嗣第五子皇太后及太師忠仁公同母弟也童稚有遠識弱冠游太學承和元年擢陪侍齊衡二年遷右僕射貞觀六年受灌頂于智證大師年四十七配孟氏爾後無娶性慈仁輕財重法耽竺典究密教勸學院南建延命院收養藤氏無家

產者東京別業置崇親院保育族女寡窶者
二字割封戶納莊田常延文學士惠寒苦人
某年十月初於直廬得疾十日告諸子曰今
日者興福寺維摩會也我以此日取死豈非
因緣乎諸子聞已哽咽乃向西結彌陀根本
印奄爾薨年五十五顧命薄葬棺覆單衾
贊曰初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以為獨恣美
於千古無對也今見藤公延命崇親二字恨
知之晚矣况先於范乎哉豈仁人之樂不期
而自合與范又有匹矣蓋二公自吾法之中
而得也

碩當作頤

讚州刺史高公輔幼薙髮於慈覺之室法名
湛慶有義學名然倦戒檢反俗仕至于保牧
俗號高大夫于時都城多旌敕太史卜奏曰
王城東南古寺佛像亂階故有此怪宮使物
色東山安祥寺大殿安兩界諸尊歲久頤斜
差舛詔公輔整理公輔向寺入殿坐一席以
白帔指揮曰某像後某處諸像自起隨杖居

各位無少錯悞輦下嘆舊感之不失

羽林次將藤義孝者太師謙德公第四子也朝事隙誦法華永絕腥葷天延二年秋染病誦方便品而逝異香滿室亞相藤高遠平吾友善義孝卒不幾夢在宮中與義孝娛遊義孝哦一聯曰昔約蓬萊宮裏月今居極樂界中花高遠覺後哀嘆

殿中監高良臣少應進士舉才名冠時中年歸佛乘讀法華念彌陀天元三年嬰沈疴七月初三其疾自瘳乃剃頭受戒五日趺坐合掌唱佛而薨香氣滿室空中有天樂之響殘暑猶熾數日身不壞儼然如生

黃門侍郎源顯基者亞相俊賢之子也兒稚始學荐翔臺省常志梵苑寬仁上皇升遐顯基未過卒哭而出家愛族留不住上睿山首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六原山閱經誦助修練晚患疽良鑿乞治荅曰我聞萬病之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

幸哉謝暨念佛安祥而薨
贊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况塵
中乎源公發背為幸平居所養見於此賢也
乎哉

鎮守府將軍平維茂者前將軍貞盛之姪也
以有勇材養為子字之曰餘五數策戰勳爵
至將軍故俗呼曰餘五將軍被堅執銳而迴
於佛乘以故精確嘗謁慧心院源信聞止觀
圓妙之旨兼承往生之要義約曰我殆于溘

然願得來勸至老病革遣使於信責約信會
有事不赴以安養迎接圖付使曰汝只言將
軍對此像修攝身心信亦往不可加也使
復命將軍得旨而喜便合掌對像奄爾逝年
八十

越州別駕射水親元身嬰國務心鄉佛乘休
退之暇修法華會寫大般若經六齋十齋必
事勤修康平之年春初罹疾謂曰我雖粘病
席念佛六萬聲未嘗缺只願二月半同世尊

取滅至二月既望扶兒孫沐浴著新衣十五日朝謂家人曰今日死期多時所望也至午時令人念佛又自唱日之昃或思勞困勸漿粥辭曰我頃者以此日或持齋或絕食何于今破齋戒乎遂不受寂爾而逝

中散大夫橘守輔京兆人年向八十人未見其歸三寶晚刺豫州永長元年六月二十四日退衙之晚身無病向西唱彌陀端居而逝奇香異樂瑞應甚多或怪之問其妻曰太守

生平無所修然臨終吉祥殆無比也不知日來密行何如妻曰如君言頃年未有修善只每日晚暮不言淨穢洗手漱口向西讀一紙書讀已恭敬作是事十數年未嘗缺耳問者曰採來其紙妻披紙發願疏也曰弟子某敬白三世諸佛十方聖眾弟子自強仕始口唱彌陀心歸法華不論淨穢只整衣服洗手向西合掌唱彌陀寶號稱法華題名若臨命終時病痢失心不能念佛以此勝業當彼資

○ 粮又誦法華壽量品偈十反此等微善自今
以往雖急劇末無缺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
切我等與衆生往生安樂國年月日弟子某
發願敬白衆見之無不嘆伏

○ 房州刺史源親元家世武臣延久帝潛藩時
備警衛爲金吾移廷尉司獄而行陰德答杖
減數刑罰緩法年過四十務佛事於洛東作
丁字安彌陀像華麗耀煜俗號光堂嘉保三
年守房州以俸餘建精舍又勸吏民官務之

此當作北

○ 暇唱念佛淨信之者適犯法逢勘鞫必弛其
刑以故州民多歸佛乘秩滿迴京庶民遮路
泣留如離父母不入洛徑往園城寺薙髮長
治二年十一月七日頭北面西右脅而逝年
六十八家人不知屋上有祥雲驚而入見合
掌之手不解顏色如生

○ 通議大夫尚書右丞平時範者尾州刺史定
家之子也天仁元年冬辭鸞臺入佛家法号
定慧來問者皆曰未至耳順致仕何速乎答

○
曰我昔心中立約年五十六必割世網今行
年五十五羸病荐侵何必待來歲故爾耳次
年正月謂人曰仲春我去至二月五日修彌
陀護摩法華懺又圖黃金色不動尊像十日
病革扶起念彌陀寂然薨年五十六

○
儀同三司左僕射源俊旁者後中書王之嫡
孫也明政事善文學又有臨池之妙朝事暇
務佛學近寢營佛宇安彌陀像為持念之證
保安二年挂冠三年二月潛剃鬚髮自號寂

○
俊乃上台嶺受戒十一月漆小惱令人要雲
居寺瞻西西至共念佛號又執筆畫華嚴經
題名已奄然薨年八十七時堂上三間祥靄
充塞加州刺史高盛業出庭見屋上雲中白
光再現

○
筭學博士善為康者越之中州射水郡人治
曆二年年十八入洛師事筭博士善為長所
業外肄進士明經二科寬治帝以其精筭術
抽為博士遂至朝議大夫少年愛佛教能持

如意輪大咒承德元年以來每日誦金剛般若經三卷乃著驗記一篇康和元年以來絕色欲修念佛亦著拾遺往生傳永久四年以來每日誦般若心經三百卷為臨亡除魔障資保安元年以來永絕肉味大治三年秋書如法法華經爾來禁酒凡日課金剛心經如上并彌陀經九卷如意輪大咒一千反念佛一萬反終身不缺及諸禁無弛保延五年六月病謂左右曰仲秋是我溘焉之期也于時

猶子行康問曰出家持戒淨土之勝業乎對曰爾也有之堅信而已念佛功成不必出家十即十生百即百生八月四日後夜手擎願文向西而卒年九十一後三日身體尚暖異香郁然

○
吏部侍郎藤敦光者世稱大儒平生製作詩文盈二十篋筭佳句多在人口天仁帝召為侍讀天養元年四月依病剃髮謂子弟曰吏部侍郎通議大夫我亦足矣丁日謂曰猶王

召我爲文臣而因出家得道也十月二十八日延沙門受戒結定印唱彌陀而薨年八十二

二

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平實親才名文學顯著于時性慈仁常以飲食施獄囚於園城寺建一字給夏臈供又白河營精舍往來禮懺暮年除鬚髮持戒精修久安二年二月薨移時蘇息語其子曰我雖生兜率非素志也不往安養頗背夙望爲我修善早薦超昇言已長

往

羽林中郎將源雅通性好畋獵動隨鷹犬而直心純至誦法華提婆品日十二遍常以淨心信敬不生疑惑者不墮地獄餓鬼畜生乃至在於佛前蓮花化生之句爲口實臨終時乃誦提婆品至此句而卒時有比丘與雅通善夢五色雲覆源宅妓樂列空光明耀雲異香薰烈奇葩紛紜其雲指西而去夢寤思忖中郎恐死乎平旦往問家人曰今夜已往比

丘語夢合家哀慕臺慧閣梨其夜有夢與比
丘同都下盛傳時京兆尹藤道雅不信此事
曰中郎生平田獵漁捕安得安養邪中郎若
生極樂求往生人當好殺生尹適請六波羅
密寺聽講講遲態廡下有三老尼相語一曰
身貧年老難作善根浪度此生恐入三途熟
思身後祈求三寶昨夜夢一老僧告曰汝莫
愁也純誠直意取生安養有相衆善不必爲
要豈不聞乎中郎雅通以直心生極樂平居

修善只法華一小品耳尹側聞尼語頓解疑
謗

越中太守藤仲遠天性慈順雖在仕官常志
山林車中馬上口唱經咒其日課法華經般
若理趣分普賢十願尊勝隨求彌陀大咒等
未有缺也一生之間讀法華萬餘部聽法華
講千餘座造佛像寫經典不可勝記臨終時
天樂天香充塞家室合掌曰我今生梵率言
已而逝

越後州刺史紀躬高粹佛事以俸餘寫法華
千部初州之三島郡乙寺有比丘持法華一
日雙猿來庭樹終日聞經朝來暮去凡百餘
日未曾闕比丘近猿邊曰汝常常來不怠又
可恠憐也汝欲讀誦乎我爲汝切誦猿振頭
不受比丘曰欲書寫乎猿聞此言垂淚下樹
頂禮而去五六日後百餘猿皆負馱來比丘
見之諸樹柔薄皮蓋爲寫經紙也比丘生希
有心取木皮書妙法華經二猿採諸果蔬供

比丘日日如是書到第五卷一日二猿不來
比丘以爲獼猴亦倦供給也次日又不見比
丘謂二猿雖畜又甚謹愍豈廢二日哉恐有
天邪乃出寺巡見山林去寺一里深谷之間
二猿傍置山藥數枚入頭於穴中而死比丘
悲泣哀愍收其二屍讀經而埋之以其木皮
經雕柱藏之後四十餘歲躬高領此州太守
下車不問民事夫婦徑向乙寺問僧此寺有
未書終之妙經王耶諸僧皆曰無時有老僧

年八十餘語太守曰昔二猿情子寫經恐是
與躬高大悅曰然二猿者我夫婦也依聞師
經發菩提心仍請師寫經我等爲供師鑿燒
确力盡而殞經王力故今得冠帶身思師在
世受任此州願畢書寫今蒲夙志是非小緣
照我懇誠老比丘聞守語流淚而許四座潛
然乃破柱出經躬高并婦嗚咽頂戴老比丘
竟書功

贊曰宋張文定公方平前身爲書楞伽僧未
終而亡方平任滁州遊僧寺自梁間取經書
補嗚呼文定前身比丘也能記先事雖可怪
而又不可怪也躬高前身彌侯尚能記焉是
可怪耳台教曰名字觀行隔生即忘猿豈過
之耶經王之功勳不可測乎

○
副元帥平時賴者家世將種初右將軍源賴
朝文治之閒領天下兵馬之權時賴之祖焉
其元佐而屬姻婭爾來世主兵權皇考王父
皆居副帥之任累代奉佛至時賴益勸寶治

之始隆蘭溪遊化本朝時賴延見加禮乃創
巨福山奉隆爲開山祖文應元年寧兀菴入
相陽迎請寓建長寺便懷香參禮進前曰弟
子在大宋曾禮拜和尚今者多幸再拜慈顏
寧見其語異即握起拳曰吾雖老拳頭硬在
進曰弟子兩年前夢一僧教曰參禪惺後圖
所夢像供養今見尊儀與像無異寧曰且莫
說夢又問和尚年多少寧曰六十三進曰弟
子不問這箇年寧豎拳曰莫是這箇年麼時

賴擬議寧乃墜三拳時賴忻然曰蒙和尚老
拳歡喜無量寧曰不得作拳頭會從茲公務
之暇爲法喜之遊弘長二年十月入山啓曰
弟子近日見得非斷非常底寧曰參禪只圖
見性若得見性不了百當時賴曰和尚方便
指示寧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若識得
聖人之心即是自己本源自性乃指面前蠟
燭巧喻妙說良久曰見麼時賴曰森羅萬像
中河木地與自己無二無別寧曰青青翠竹

盡是真如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時賴言下忽然契悟通身汗流便曰弟子二十一年旦暮望之今一時已滿足起禮九拜寧於佛前燒香與之印可將法衣一頂付之曰公不易到筒田地宜善護持爲說偈曰我無佛法一字說子亦無心無所得無說無得無心中釋迦親見燃燈佛又以五偈贈之時賴亦出夢像與寧寧書讚其上并付其後雖不完梵相薙髮齋居法號道崇又國俗也弘長三年十一

月二十二日書偈而逝其福山起願文曰我子孫能奉佛心宗系胤益昌蓋家門與禪門爲盛衰云

贊曰宗門入此土七十餘歲王畿未徧早播東裔建長之間平帥握閩外之威權蘊閩外之體裁故能與名師酬酢瞥脫造詣昔者齊桓晉文藩王室而不全李昇錢俶奉祖道而不契兼二美而全者其唯平帥與

論曰或言子謂此土爲大乘之國且從之而

又言閭浮界至治域恐亦有黨乎余曰違哉
予之問乎是余之公言之秋也君子之言豈
苟哉若涉阿黨為經世乎若又不經不如此
矣夫物之自然也天下皆貴之其造作也世
未重之矣吾讀國史邦家之基根於自然也
支那之諸國未嘗有矣所以是吾稱吾國也
其所謂自然者三神器也三器者神鏡也神
劍也神璽也此三皆出自然天成也初天照
太神在天宮也召其孫瓊杵尊曰葦原中國

者吾孫胤統御之地也寶祚之隆當與天壤
無窮即以八咫鏡八坂瓊草薙劍授之及天
兒屋根命等五神為陪從告曰咨爾從三器
五神降下土照臨斯民今爾離索故付此鏡
此鏡是吾照面之具也我面常在中焉咨爾
持此鏡常面我也未嘗須臾離矣今我付汝
汝其置斯鏡汝居焉斯鏡又能鎮汝國祚其
劍之與瓊皆然汝其往矣慎之哉以是言之
我國雖東方海極之域其統御之靈也與天

地之開闢同兆乎不然三般神器何出於鑄
刻之先而降於天乎是我國運之自然者也
彼支那者葱嶺之東數十之邦咸取法度推
稱中國又言文物國然五帝之世猶無傳國
之信器况三皇乎又况遠古乎至夏禹始鑄
九鼎立爲國器殷周相傳遷移寶之乃秦奪
周鼎沒泗水故始皇刻于璧以爲國璽漢又
以高祖斬白蛇劍爲傳國寶爾來劍璽爲二
國器魏晉以來至趙宋承傳之耳故唐李白

詩曰一朝讓寶位劍璽傳無窮彼支那號大
邦者雖土地曠遠而受命之符皆人工也非
天造也我國雖小開基之神也傳器之靈也
不可同日而語矣又劍璽之事兩朝不相待
而偶合者何寧天子之運彼此相同乎然支
那雖傳劍璽更十數姓者豈其寶器所以爲
人工乎我國一種系連綿邈無窮者天造自
然之器之所致乎因是而言雖千萬世後不
有擾奪之虞矣豈其天造神器者他氏異胃

之所^{ナラ}玩弄乎又文那之三皇五帝三代者我
鸚^{ナラ}草^{ナラ}一神之李世也視天日神^{ナラ}負古遼^{ナラ}邈不
可爲比也昌哉我國皇裔五十餘世年曆二
百萬載一種^{ナラ}遞代四夷無擾其間或有戎羯
之覬^{ナラ}闚皆盡糜爛於西鄙無乃近帝畿乎夫
有國以來不嬰^{ナラ}蠻夷之攘奪者未有如吾國
之純全矣余閱大藏奈女耆域經曰摩竭陀
國頗婆娑羅王承制遠夷而遣耆域故有八
千里疾象之事如來在世尚如斯况滅後乎

樊三藏^{ナラ}在印度有戒日王者而非剝利種只
是雄武信賢之主也其餘僭奪率見西方諸
籍天竺者閻浮之本邦也猶有此等篡亂况
諸夷乎又見虞夏之書殷周之詩有獫狁^{ナラ}獯
粥之厄自漢以降尤甚矣吾今粗舉歷代之
東虞春秋之時趙簡子起長城備胡七國之
世燕秦亦築長城至始皇益遠漢高帝之威
武也尚受平城之艱故婁敬建和議歲輸美
女金帛猶諸侯稅天子賈誼疏曰匈奴侵掠

歲致金綵張璠書曰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
屈供奉之恥魏晉之間羌狄跋扈不堪言也
揚隋一統南北然北虜轉輸過於漢魏矣李
唐武德九年頡利自將十萬騎進至渭水旁
玄齡等六騎隔水語斬白馬與盟便橋上故
太宗踐祚李靖取定襄太宗曰足漂我渭水
之恥矣代宗朝吐蕃陷京師唐書突厥傳曰
漢至昭宣猶襲奉春之過傾府藏給西北歲
二億七十萬臯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

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妾之職也中國
異蠻夷者有父子男女之別也婉冶之容毀
節異類垢辱甚矣漢之君臣莫之恥也魏晉
羌狄居塞垣資奉踰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
賜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牧馬之童乘羊之
隸齎毒毘邀利者相錯於路耒耨之利絲枲
所生散於數萬里之外胡夷歲驕華夏日蹙
病則受養疆則內攻中國為羌胡服役且千
載可不悲哉迄五代石晉出帝為耶律德光

所禽右妃親戚多被係累趙宋時益邁前代
靖康之役二帝附虜讀其史者含淚而不終
卷南渡之後割地服事漸至德祐覆滅無遺
我見竺支之事如我國之渾厚者未有之矣
是區域之靈勝祖宗之聖武而亦吾佛乘之
資輔也我言至治之域者其不然乎

士庶三

周分四民而布王化我國家王澤流行民無
事矣不怠所業崇奉佛法今撰甚尤者作士

庶篇

沙彌藥延美州人家在路傍適無動寺下比
丘遊方宿此舍見延中夜沐浴淨衣入屋後
齋室初修懺後誦法華至天明終一部語比
丘曰沙彌藥延在纏放逸而以誦法華為業
生平勤修如今夜又未有關也某年月日必
生安養師適至此不為無緣願至期見我所
為比丘歸睿山雖承延約不生堅信思謂其
人絆塵累豈如言乎以故又忘期之年月一

夕紫雲靄房上雲中有聲曰沙彌藥延今往
安養先歲之言爲信耳比丘悔謝禮雲中此
事承平之年也

工感世者以造佛像爲活餘暇讀法華或一
兩卷或一二品多少隨工之隙又誦普門品
三十三遍爲日課波州桑田郡有宇治宮成
命世刻觀自在像已而成宮成厚償其價世
受錢帛歸洛城宮成忽念而言我與工價者
多不如殺於路奪之他人亦不可知也則追

及大冨山殺世奪財而歸宮成後拜新像肩
上割切從其瘡血流凝地宮成怪怖曰我斬
工像何有之耶便使使者馳都見世世無恙
使者復命宮成驚惋而急詣工家返奪財備
言所以世曰我於大冨山逢賊被掠財潛逃
歸家耳今聞君言大慈尊代吾受刑也二人
執手感嘆自此宮成與世盟親友丁時應和

二年

其像今在菩提寺俗曰穴穗寺

睿嶽有攝圓法師者赴加州逆旅館一舍家

婦憐圓疲極具食勞問入夜家主來歸見沙
門而喜命婦厚過婦告已舖之家主謝婦圓
見家主而禿丁也中夜沐浴入齋宇修懺已
誦法華迨曉竟全朝語圓曰我本比丘名尋
寂倦戒法而退見有妻孥然生死可怖猶勤
修懺生平不懈譬如昨夜吾今亦死期不久
矣願暫止證我溘焉圓不忍去同寂三七日
修六時懺誦法華過三七已寂語圓曰今夜
往西方沐浴更衣手執香爐誦法華向西端

坐而滅其夜隣里人人皆夢尋寂坐蓮臺紫
雲妓樂昇空而去圓歸本山說此事康保年
中也

沙彌乘蓮者豫州刺史高明頌之子也仕永
延帝從吏部郎中出任筑前太守秩滿歸京
除鬚髮為在家沙彌

國俗剃髮不全梵儀有
妻子者在稱沙彌

於居宅側構佛宇屈南北碩德創長日講論
者八年矣道俗雲集讚歎伏膺又自少年讀
法華持彌陀大咒暮年嬰病臥聽長講臨終

尚聽講唱彌陀而氣絕人夢坐華臺凌雲霞而昇

周州玉祖神官司惟高者累世神官也而歸心佛乘唱地藏號長德四年四月寢病過六日俄爾氣絕忽赴曠野迷而不知路於時六沙門儀相嚴好徐徐而來一人持香爐一人合掌一人持寶珠一人持錫杖一人持華筥一人持念珠其中執爐人告曰汝知我等不惟高啓曰不知曰我等六地藏也爲救六趣

眾生現六種身汝雖巫屬久歸我也是以令汝還本土汝必造我像致敬我居其在南方言已如夢覺而蘇已經三日也便構一字刻地藏六像瞻禮供養見聞無不隨喜年七十餘唱地藏號向西而化

藤井父任者備中州吉備津宮神官也平居事祭杓業漁釣寬治四年二月剃髮法名戒寂專念彌陀謝絕妻子而不忘酒歲八月往大祝賀陽貞政謂曰我欲啗鮮故來也貞政

○
盛具腥羶寂食已曰我近燒身謁君無日貞
政為戲也乃於撫阿鄉柴津岡積薪於地上
至斯妻子親族盡來集寂以家貲分付妻子
曰汝等早歸故居又莫悲戀日午時白衆僧
曰為我修懺懺了入薪中自放火煙靄懷念
佛聲不亂年六十餘後三日貞政聞之曰我
繫祭法忌喪事而追慕尤甚不顧祀式遂往
薪所哽咽曰北邙之煙纔殘遺燼西方之月
願承餘光慟哭而歸

○
親衛校尉野敷末者家世僕御敷末好佛事
不慳財造堂像寫經論又修念佛三昧永長
二年閏正月染疾至十五日誡子孫曰汝等
莫相近也乃向佛像趺坐晡時一光從西南
隅飛來射胸間人恠之見戶外無日影時陰
雲而已入夜合掌而氣絕後數日光明照觸
之衣其處作金色遂不改見者嘆美頂戴
秦武元者家世僕御鬻亂事仁和寺沙門為
童役其師入高野山一百日修護摩童平旦

輿闕伽水一日不急及冠其父授家業嘗爲
太上皇御性好田獵一旦棄所好歸佛乘上
皇幸高野武元陪所業夜夢高僧捉身垢爲
丸授武元武元展手受之曰師爲誰乎荅曰
我是弘法大師也昔日汝給闕伽水其意勤
篤以故我憐汝耳覺後手中有一顆玉武元
不堪感激上皇還都則奏此事雍髮修道又
建堂宇安丈六阿彌陀像朝昏禮供兼設講
席承德二年八月嬰小恙臨終斥妻子伴比

丘跣趺念佛趨寂

興福寺莊嚴院實覺法師有僕童及壯年白
覺曰我雖賤隸志求佛法願免役專勤修覺
許諾便雍髮法名願西於飛鳥寺側結草廬
而居嘗唱彌陀不持念珠以小豆數升畜淨
器充數誓曰以一千斛爲期經十數年或問
曰汝唱幾斛乎荅曰已過七百石天承元年
七月朔有小病至十五日求沐浴諸子拒曰
老病日久豈容浴乎西曰我今日赴淨刹此

身垢穢故求浴耳諸子聞之不逆具湯沐浴
了著淨紙服端坐語諸子曰我死後三日不
得葬斂三日不壞應知生安養言已向西結
定印如寢而寂三日後身不傾印不解又無
臭氣第四日諸子以大桶盛屍置宅後閉地
十餘日高野山沙門四人來曰我等因夢事
來願見其屍諸子思爛壞不欲開之四僧曰
我等不遠數百里而來縱雖敗壞豈嫌惡乎
乞益切諸子不得已而執桶蓋見之身體不

變儀相如生鬚髮長寸餘四比丘拜禮而去
年七十五

源傳者攝州渡邊郡人也家世弓馬自少年
慕佛法而藏信士之儀故人不知有淨業暮
年患風痺飲食已絕臨終時謂妻子曰我壯
歲以來有親友沙門授弘法大師袈裟我今
瀕死欲披之則出衣著之又曰往年一比丘
教曰南無一心敬禮西方極樂教主三十六
萬億一十一萬九千五百同名阿彌陀佛如

是唱禮汝罪早滅即生淨界我傳衣受號以
來至今三十年每日一千遍內心稱念不令
久知今已時至始露此事言已向西安祥而
逝年六十長承三年也

清信俊者累代名儒也當世學者多出其門
少壯奉三寶嘗於大原山寺每日供十一僧
者十年矣一日不缺又令十一僧書如法法
花經三十部又寫法華一千五百部置名山
大寺備講讀流演也自讀法華二千餘部令

入轉讀三十萬部又安元年十月二日卒年
六十九臨終唱彌陀聲漸消氣乃絕奇香滿
室經數日喪北山收斂之間其馥不竭

江親十力三千通者文士之秀者也亦能草書少家產
恬淡自守居塵中讚佛乘嘗曰娑羅花凋旃
檀薪盡以來歲重千祀境隔萬里當此時纔
得舍利豈非見如來乎以故起堅誓求舍利
經論之中言涉舍利所有文句皆悉集之又
天竺支那及日域舍利靈感莫不纂錄合二

十卷名曰馱都抄一日開書函中有六顆珠
光彩炳焉大如小豆持示人人不知然頗珍
異或見曰佛舍利也欲知虛實乃安佛前供
香花漸經日月其數增多光色益鮮親通知
不虛加信敬有求者與之而數不下六粒隨
取隨生纍纍如線貫珠神奇變化彌久彌多
時尹黃門女爲尼梵行清修保安年中室中
壇上舍利出現尼感嘆供養翌夕夢有人曰
早令親通流傳感現覺問人無知者普訪四

來尼自來江家語夢事便以舍利付親通親
通勸四衆作二尺五寸釋迦文像安舍利像
中蓋擬真身也聞見隨喜瞻仰暮年出家淨
戒精進仁平元年十月十五日卒白日紫雲
垂屋

沙彌西音者元曆帝之西面也帝好武召勇
士置宮中西偏備宿衛西面之名始於此承
父之季帝狩隱州音自此雞髮專修淨業除
日倩人與一緘書曰來朝元旦子擎此札來

我問從來子報曰極樂世界彌陀佛宣觀自在菩薩召汝是省劄也便延使者與膳財每歲如是常謂人曰世言元日多忌諱其語必中我每年元朝承彌陀詔旨于今未死何乎晚歲吉祥而逝

壬良門與州人累代控絃駿馬獵犬以為友騎射畋漁以為娛有沙門空照為良門所知語曰人身難得易失三途難出易入子盍捨放逸修淨業耶良門乃止殺生改邪事以金

泥書法華又造佛像誓首供養又發大誓曰我生前金書妙經千部乃口絕羶葷歷數十年竟泥經此間時時奇瑞屢現或鮮白蓮華散經堂庭天樂響經堂內或天童子捧花而來倏忽便隱靈禽聲如鈴而鳴或護世四王合掌出現臨終時洗手漱口告左右曰天女數千作妓樂乘雲而至我伴彼昇兜率天言訖而逝

沙彌修覺長州阿武郡人其家豪富殺生於

縱臨老病索延命故集比丘讀法華既而死
諸僧皆去一比丘爲修薦對屍讀經至第八
卷覺蘇息合掌謂曰惡鬼驅我而去君誦經
之聲猶在我耳時天童來曰聞法信人不可
追去早還人間令卒淨業是以而蘇即發道
意除鬚髮尔後持法花一心精進臨終會比
丘讀經又自讀而逝傍僧夢覺威儀庠序告
諸沙門曰依妙法力生兜率天

元亨釋書卷第十七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濟北沙門

師鍊

撰

願雜十之三

尼女四

善信

法明

都藍

皇右光明子

舍利

如意

如藏

皇后歡子

高敷遠妻

藤敷光女

藤經實妻

釋妙

願西

妙法

藤兼澄女

神仙五

皇太神宮

白山明神

丹生明神

新羅明神

天滿大自在天神

法道

久米

陽勝

窺仙

都良香

藤太主

生馬仙

法空

尼女四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置色事佛者愛絕而道美今之撰述者其於此乎或曰尼亦具解脫服何其下邪予曰史傳以類而聚上之諸科皆爾也不必以先後為尊鄙又茲書之製也只以男女之別繫於是焉

善信尼司馬達等之女也敏達十三年十月

從慧便出家同伴二女共薙髮一禪嚴梁人
夜苦之女二慧善錦織壺之女大臣蘇馬子
營精舍迎三尼供養用明二年信白馬子曰
出家之人以戒為地願赴百濟受戒學崇峻
元年馬子付信百濟使求法發遣三年春信
等三尼自百濟歸住櫻井寺

贊曰東漢阿潘只受三歸而為震且尼之始
至劉宋鐵索羅自師子國來慧果尼初全戒
相焉信等為本朝之阿潘羯磨過之學師子

之鐵索跨越慣之以婉柔之姿奮決烈之志
又不止劉穎之所記而已

法明尼百濟人齊明二年內臣鎌子連寢病
百方不瘥明奏曰維摩詰經因問疾說大法
試為鎌子連讀之帝詔讀之未終卷病即愈
王臣大悅

贊曰東晉有尼道馨說維摩經聽者如市然
者尼之有講者尚矣而明一讀未畢沉痾早
老其為効豈不愈哉爾後淡海公於植槻場

劒維摩會移興福寺于今轉盛豈明之餘烈乎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吉野山麓世傳金峯山者黃金之地金剛藏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涉竟藍言而曰我雖女身淨戒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峯忽雷電晦暝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成大樹藍又咒龍乘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進藍噴踏崑巒皆盡崩裂其豢龍之池在巖

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天平應真皇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也聖武帝儲貳時納為妃天平元年八月冊為皇右體貞妹麗似有光耀故名焉生孝謙帝及皇太子而太子夭薨六年正月薦先妣橘氏於興福寺建西金堂安釋迦十弟子等像莊麗妙絕聖武帝造國分寺東大寺皆右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餓恙及東大寺成右以謂大像大殿皆已備足帝

勛于外我營于內勝功鉅德不可加也且有
詫意一夕閣裏空中有聲曰右莫誇也妙觸
宣明浴室澣濯其功不可言而已右恠喜乃
建温室令貴賤取浴后又誓曰我親去千人
垢君臣憚之右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
九十九人寂後有一人褊體疥癩臭氣充室
右難去垢又自思而言今滿千數豈避之哉
忍而措背病人言我受惡病患此瘡者久適
有良醫教曰使人吸膿必得除愈而世上無

深悲者故我沈痼至于此今右行無遮悲濟
又孔貴之願右有意乎右不得已吸瘡吐膿
自頂至踵皆遍右語病人曰我吮汝瘡慎勿
語人于時病人放大光明告曰右去阿閼佛
垢又慎勿語人后驚喜無量就其地搆伽藍
馥郁忽然不見右驚喜無量就其地搆伽藍
號阿閼寺寶字二年受尊号四年六月崩年

六十

贊曰或言光明右去千垢可謂光前絕後乎

余曰設温室者可也去垢者不可也曰若不
去垢爭感阿閼佛乎曰阿閼者生于堅誠也
苟有堅誠造次顛沛皆見阿閼何必區區去
垢吸膿始爲得乎又夫君君臣臣夫夫婦婦
人倫之大常也我光明子婦德陰教奉佛崇
法古來寡儻也然去垢之者失常也矣曰然
則右者可舍諸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
其德可學其迹或有不可學焉我謂光明子
者婦人之柳下也後世婦女善學之乎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
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未
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
中有女子父母大悅收育里閭聞之歎未曾
有覃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寸顏兒端正
而無女根纔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
七歲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
精進晝夜誦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
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

戒明講華嚴舍利日日預聽一日明呵曰尼
身何預廣衆耶荅曰佛慈平等廣度羣生法
界下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久陪大德適承
顧問欣幸無量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蹟
荅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
舍利舍利一一分析無礙道俗尊重号舍利
菩薩肥後州國分寺沙門并豐州宇佐神宮
寺僧二人誹謗舍利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
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俱死云

如意尼者天長帝之次妃也丹州余佐鄉人
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詣
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聞咽未有
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
夢遣華使於頂法寺物色而得妃妃入宮儀
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嬖焉性慈仁盤撤肉
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
薰染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
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真身第六

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真身第四

妃即是也第四妃意也也覺後益加敬重妃雖專寵

祭志在山林道一七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

夜持誦時閉目悅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

有寶山号如意輪摩尼峯昔神功皇后征新

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冑弓箭寶劍衣服

等故亦曰武庫汝盍居彼妃聞言開目端正

天女乘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怪喜焉

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

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年二月

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宮女二人潛出宮赴

攝州金吾校尉橘親守爲後從到南河畔欲

乘舟舟人看妃嬪莊麗恠恐不艤舩欲逃去

而舟不動不得已而載之明日著攝州南宮

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神啓殿戶與妃晤語

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廣田神祠神

又開戶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池池

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

小峯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
有一美女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
相應之勝區也我藏珍寶於此地每日禺中
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如下山而不見是
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構梵宇合郡官
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勦力三十三日
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
尼晝夜無閒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黑雲常覆
峯時時出燄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

水灑之其火自退又黑雲中異神降來其體
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於時妃身心不
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便救尚
書右丞眞王嚴加搜索入山宣帝緒妃語眞
王曰妾自侍宮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駕
歸輦又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
不多乖睿情乎眞王還宮奏上潛然妃在宮
時恩寵無比雖逃於此荐賜存問諸后妃懷
妬忌謀燒山旁上知此事救眞王伴燒山下

茆屋諸妃遙見煙以爲焚真旁妬心乃止今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歲十一月妃請空海僧都入山丁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徑三尺乘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頂七年二月十八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相木至山頂有大櫻樹放光妃喜怪交集即延海闍梨到木所海就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山南海即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爲準凡經日三十

十而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斷禮拜又日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以偈讚曰敬禮救世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體不捨造惡諸衆生三世有情同利濟于時像撲點頭妃一曰語海曰此山西峯有一鬼

号_ス麤亂神

前八面臂者

常作法障爲之如何海曰

東谷有木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神不爲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爲何天海曰大辨才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

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輩童子降臨時前峯
俄起黑雲三障尋神現雲中妃又設祭供神
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如意
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誓曰
我住此山爲一切貧乏衆生施財寶八年十
月十八日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峯
有摩尼如意寶大聖爲利諸衆生普雨一切
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豐榮妃又合掌曰自性
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

薩前歡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束爲
三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海
剃落受具戒法諱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曰
如一二曰如圓三尼爾來持誦益勤故号此
所名神咒寺承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
對御演說皇情大悅扈從甚盛大中大夫和
真綱在焉如一者真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
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
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咒合掌

而化年三十三妃嘗蓄一篋人不得見裏面
世曰天長元年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
粵海得妃篋修秘奧以故兩澤洽天下妃之
同間有永恆浦嶋子者先妃數百年久棲仙
鄉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嶋子
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
像中

論曰或言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恐非神
仙之器乃是密乘之秘贖也故弘法大師得
此能降天長之旱雨浦嶋子只是蓬瀛之一
賓耳何容易而知之乎子曰梁僧傳曰史宗
者世号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鹽令請
一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三
道人相見共語小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
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問所經兒曰道人令
我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寄
書事令開看都不解乃令小兒送書與史宗
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由是

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嶋子縱不委篋中
而知其名不爲過而已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
通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遁走到與州女
元薄世情於慧日寺傍縛菴寡居下日受病
氣絕至炎宮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
錫至諸冥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
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
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

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繫此也炎王曰
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
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戾菩薩唱曰人
身難受佛教難遭下心精修不惜身命女聞
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專心持地
藏号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皇太后歡子者太師藤教通第三之女永承
帝之皇后也年十四就兄淨圓法師讀法華
等諸經自爾以法華爲日課十六選入宮永

承七年立爲皇妃治曆四年四月冊爲皇后
其夜帝崩因是固心佛乘益厭塵寰日讀法
華等諸大乘經嘗於離宮書寂勝王經一日
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右雖恐悚手不釋筆瞑
目危坐雷上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
墨字衣服雖焦身無傷損承曆元年薙髮以
台嶺座主良真爲戒師乃隱小野離宮後改
宮爲常壽院延慶曜法師聞真言止觀又親
寫五部大乘經一夕夢比丘擎香爐來告曰

往生淨業造大佛像爲寂覺而怪喜便作丈
六彌陀佛像康和四年八月十八日作五色
幡繫像臂右手執旒左手把爐向西跏趺奄
然而崩年八十二此夜慶曜夢無量聖衆乘
雲奏樂傍人語曰小野太后今往安養翌早
馳常壽院而問之侍人曰今宵太后入寂
野州刺史高敷遠之妻藤氏者讚州太守行
家之女也性柔和有婦德歲オヨシ二十歸佛乘
讀法華造彌陀像乃立誓曰願先知死期一

夕夢沙門與一串青珠曰是汝命數也藤氏
夢中筭珠有四十五顆天末二年年四十六
謂人曰我已盡串珠豈過今歲哉我聞太后
歡子造丈六佛像得生安養妾甚慕之即作
丈六無量壽像七月一日沐浴淨衣對像而
逝帝雲覆天異香滿地雖行人染其薰云
女藤氏者吏部侍郎敦光之女也九歲讀大
乘經若干卷至齋日絕肉味雖戲劇不妄語
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
母傍每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
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他之乎
荅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為期豈久乎父母
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詣精舍
日課經咒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
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
秋舊病亦發至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
禁戒近屬續懇請薙髮便披袈裟念佛而逝
歷數日容兒不變身甚輕

特進藤經實妻者儀同贈大師藤實季女也
未加笄珈早慕真乘年二十餘忽嬰重病母
氏告曰爲除病延命造七佛藥師像藤氏曰
吾病不起願改七藥師像作六地藏像母氏
泣而隨之即屈睿山靜筭鳴磬啓白時紫雲
垂窓奇香盈室合掌向西念佛而殂筭師袈
裟薰氣不滅筭以其衣藏篋筒爲臨終服尋
常不披云

釋妙尼者睿桓法師之母也除粧飾後堅持
戒律汗手不執瓶臥足不踏西木小便利皆
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
常夢木佛語曰我是彌陀護念汝正曆三年
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願西尼者源信法師之姊也薙染以來精持
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
所受施利普與孤獨嘗見普賢菩薩降室又
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寬弘
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章長女也生豪富
不事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固辭不從明年
謀奪歸入至期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若
何或曰豈不闕孝乎荅曰妾聞歸三寶者逆
二親而不爲不孝也遂具戒精進無比誦法
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每日闕伽水必自掬臨
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薰人衣年八十一
加州刺史藤兼澄女性聰明持法華一時受
疾而殂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

去到一大寺堂閣嚴麗聖衆來往吾乃思念
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
時一僧曰彼善女人爭早到此法華功未究
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
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
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
熾然以袈裟覆面舉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
華故令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
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見汝還本土加二經

益轉法華我又不藏面汝知乎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息說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神仙五

陰陽不測曰神軀壽堅久曰仙世教之見焉我佛書明八神十仙漢劉向列仙傳一百四十六人梁劉孝標曰七十四人見佛經然則神仙之歸我者尚矣此方純淑大乘之域雖異道皆奉佛蓋亦多自吾出焉故繫於雜傳

伊勢皇太神宮者天照大神之廟也初聖武皇帝欲創東大寺即思念我國家歷代奉神今營佛宇不知戾神意不欲試機宜天平十三年敕行基法師授佛舍利一粒詣勢州獻皇太神宮基於內宮南門大杉下縛廬而居期七日持念告上旨第七之夜神殿自開大聲唱曰實相真如之日輪照却生死之長夜本有常住之月輪燦破煩惱之迷雲我今逢難遭大願如渡得船又受難得寶珠如時得

炬師其持舍利藏埋飯高鄉以賴邦家其捧
舍利藏彼所反都奏事皇情大悅上又謂朕
以行基為廟使恐不協朝儀十一月三日重
勅特進右僕射橘公詣勢州十五日僕射復
奏其夜上夢皇太神宮告曰日輪是毗盧遮
那也帝得此意為營興言已見日輪相其光
赫如也帝覺感激以故東大寺大像高一十
六丈蓋擬毗盧也非分身丈六之量也神宮
之降迹備太常國史今只載因佛之一事云

贊曰異矣哉神之為言也學乎不學乎毗
盧遮那經疏曰毗盧遮那此曰日蓋天地之
間日光皆遍我毗盧世尊大覺圓照無所不
至假借世相取日寓名故摩訶毗盧遮那佛
翻名大日如來也皇太神宮自何得而聞
我聖武帝而啓微旨乎鳥乎不測之不測
者與

論曰予詣勢州神祠高山環峙清河繞流杉
林森矗大數十圍高百餘尺一鳥不鳴幽邃

聞爾殿製朴古蓋茅茨無雕刻行人屏息踏足入中心已肅如也漸進殿前一覘呵曰此神不愛沙門莫近也遮止一大樹下予以謂昔牟尼婆伽梵說大集經救四天王驅十方一切鬼神赴會受佛囑護正法今此神本朝太祖也若後世尊便已先世尊百萬余歲豈當時不受佛囑乎已受佛囑而豈嫌比丘乎况此方大乘醇化之域此神爲宗廟烏有之邪恐巫祝矯而嚇吾徒乎歸後傳尋神事適

得一書名神宮雜事見聖武帝創東大寺事則決巫祝之誣妄矣蓋神若嫌沙門豈對基公宣言乎又安用夢帝贊毗盧而演秘誨哉况此事不出他書出神宮雜事乎巫祝之妄無疑矣或曰子排神之忌佛矣子不聞乎昔此日域地未成大海渺瀰於時神宮在天上下見海底有大日如來印文神宮怪之下銚搜印文其銚滴如露迸散於是魔王波旬遙見曰此滴露成地來世必興佛法

我欲壞此乃自天而降神宮逆波旬語曰此地我之有也我忌三寶不敢崇敬願大天莫慮也波旬便還依茲神宮內歸佛乘外拒釋衆蓋信于波旬也殊不知我國佛法繁傳者神宮之內助也今其忌沙門者賣波旬也非真乎予聞已長吁言人可欺而神不可欺也愚可誣而智不可誣也子之言皆妖巫之詞耳若夫神託者豈有是等謬妄乎我詳告子矣我按大藏起世阿含等諸經成劫之始大

雨湛至三禪隨藍風鼓之作滄先作諸天宮殿乃至須彌大地其殘餘之水聚爲大海也然則四洲之地一時俱成不有先後別造矣只其增劫海減四洲通塗減劫海溢嶋渚各區今我國在海中者減劫之時也而其下地與印度支那諸國同一連屬豈彼銖滴之露始爲地乎是狹智之者託巫而矯言也若實神靈博通睿聖豈不知乎又魔王波旬天眼透徹見欲界猶掌中寧承神宮賣枉悞然不

省乎若以波旬爲昧者初見鉉滴已辨佛非
今盛行而猶不知乎又神宮不欲失信於波
旬詎忌比丘者我先言之大集會上已承佛
救佛與魔何重乎豈固信于魔而率救于佛
乎若黨魔而戾佛者邪神也非正神也豈
我大神宮淫祀之謂乎此等之事皆以凡意
料天事痛乎巫祝矯神而出不經之言也世
人聞佛書信而實之我當此時不得不解誣
神之言辨誑世之說矣凡曰神宮事者假

密教而立言也蓋蕩密之者承巫祝矯古德
爲之也我欲一一辨折文繁而不敢焉

白山明神者伊奘諾尊也初泰澄法師棲越
前州越知峯常望白山曰彼雪嶺必有靈神
我當登彼乞顯應靈龜二年夢天女瓔珞嚴
身出紫雲中曰靈感時至蚤可戾止養老元
年四月一日澄往白山麓大野隈宮河東伊
野原乃專心持誦時前所夢天女現身曰此
地大德之母產穢之所非結界之地此東林

泉吾所遊止也師移彼言已形隱澄到彼持
念如前天女又來曰我雖在天嶺恒遊此林
此林爲我中居上護一人下撫萬民大德諦
聽日本秋津島本是神國也國常立尊乃神
代寂初國主也次國狹槌尊次豐斟淳尊次
泥火瓊尊沙土瓊尊次大戸之道尊大若邊尊次
尊惶根尊次伊奘諾尊伊奘冊尊謂之天神
七代吾是伊奘諾尊也今号妙理大菩薩此
神岳白嶺者我主國之時都戎也我乃日域

男女之元神也天照太神者我子也天忍穗
耳尊我孫也其子天津彦彦火瓊瓊杵尊受
祖天照太神教降治此國始爲地居饗國三
十一萬八千五百四十二年生彦火火出見
尊饗國六十三萬七千八百九十二年生彦
波瀲武鸕鷀草葺不合尊饗國八十三萬六
千四十二年是名地神五代人皇第一國主
神武天皇者鸕鷀草尊第四子也在位七十
六歲天皇年四十六始登皇位辛酉之歲也

云云吾真身在彼天嶺大德往見之言已天
女乃隱澄乃登白山天嶺絕頂居綠碧池側
持誦專注忽九頭龍出池面澄曰是方便現
體非本地真身持念彌確頃刻十一面觀自
在菩薩妙相端嚴光彩赫熾澄誓首禮足白
言像末衆生願垂救極于時菩薩搖金冠睜
蓮眼而許之拜不畢三妙體已隱澄又渡左
澗上孤峯值一偉丈夫手握金箭肩橫銀弓
含笑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輔也名曰小白

山大行事大德當知聖觀自在之變身也言
已乃隱澄又昇右峯見一奇服老翁神宇閑
雅語曰我是妙理大菩薩之彌也名曰大已
資西刹主也言已又隱自此靈感益顯著也
澄嘗語人曰妙理菩薩曰我山中一草一木
無不我眷屬之所居一萬眷屬妙德降迹十
萬金剛童子遍吉垂化五萬八千采女堅牢
女天之變作也

贊曰或言妙理菩薩已言天照太神者我

子也。子今後白山何？予曰：伊勢神宮朝廷立爲宗廟，白山雖伊奘諾尊顯應在後，我又且從朝禮也。然以下不視神次，唯因吾法之先後爲排差耳。

紀州丹生明神者，弘仁七年空海師遊紀州，求勝地，漸上高野山，岩巒峭崿，林木榛蕪，不知所之時，婦人出來曰：妾者山神也，夙負殺罪，苦處幽陰，思歸真乘，未逢其人。今師到此，妾之幸也。此山方數百里，願施師懺罪，乃導

海至山中平坦所，曰是福地也。營構於此，初唐元和元年八月，海將歸朝，泛舶之日，手執三鉛杵祈願曰：密教入日域，久屬流傳者，願此杵先占霧區，便向本邦擲之。其杵飛入雲中，到此其杵懸松枝，於是知神女之言不虛也。便奏建金剛峯寺，安寶塔，高一十六丈，爲密乘興繫之勝場。神女者丹生明神也。

新羅明神者，天安二年圓珍師泛舶自唐歸洋中，忽有老翁現船舷，曰：我是新羅國之神。

也。誓護持師教法。至慈氏下生語已。不見珍入京。將傳來教籍。藏尚書省。時海上翁來曰。此所不堪。置經書。是日域中有一勝地。我已先相攸。師聞。官建院宇。度此典籍。我鎮加護。又佛法是王法之治具也。佛法若衰。王法亦衰。語已。形隱珍歸睿山。至山王院。時山王明神現形。曰。傳來經書。宜藏此所。新羅明神又出曰。此地來世必有喧爭。不可置也。南行數里。是爲勝處。珍乃與新羅山王二神及二比丘。

立到滋賀郡園城寺。寺僧教待說寺事。既而山王迴睿阜。新羅明神語珍曰。我卜居寺之北野。時百千眷屬。倏來圍繞。唯珍獨見。佗人不知。於是有人乘輿。人儀衛甚多。以美饌饗新羅。教待來賀。而後乘輿。人形隱不見。珍問明神。執輦者爲誰。新羅曰。三尾明神也。初今在寺南自此新羅明神威靈益顯。

北野天蒲。大自在天神者。管丞相之靈也。昌泰四年。因左僕射藤時平之讒。左遷大宰府。

都督而薨未死之先自裁疏訴天帝故其靈奮激爲威德天神也天慶四年八月有沙門道賢借冥見金峯山金剛藏王菩薩時五色光照金峯山賢白曰此光何祥藏王曰今大政威德天來也須臾之間西方空中千萬人至儀衛偉如也宛似王者之郊禮也其衆奇形異兒或如金剛力士或如雷電神夜叉羅剎甚可怖類各持器仗弓矢矛戟大政天與藏王語已而欲歸去願賢曰將此人見我居

何如藏王許之使賢乘一白馬行數百里疾如風至一大池池中有大嶋廣百餘里中有方壇壇中有蓮華臺臺上有寶塔塔中安妙法蓮華經塔東西壁懸兩部大曼陀羅其塔嚴麗不可言也北有大城城門禁衛甚嚴又多_レ大政天語賢曰我是上人本國管丞相也_レ叨利天帝字我呼日本大政威德天我讒配時非不動心我主國土一切疾病災難事我欲惱君臣傷人民又思以我生前悲泣之淚

化爲大雨浸本國爲水海經八十四年成立
國土爲我住城然此國普賢龍猛流傳密教
之地也又應化諸聖以悲願力借名明神游
住諸處覆護衆生彼諸名神常慰諭我我又
愛重佛教故不成巨害但我十六萬八千諸
眷屬暴惡鬼神等隨處興災我尚難禁我受
神慰味法樂故昔日怨對少息耳賢曰我國
人民俱稱火雷神尊重禮敬猶如世尊何有
怨乎大政天曰國俗以我爲仇讎誰敢尊敬

又火雷神者我第三使者火雷氣毒王者也
非我名也我在世時所歷官位有人居之我
起害意是昔怨之甚也而今立一誓遺本邦
上人傳之普屬流布若人作我形稱我名慙
勤尊重我必擁護若人聞上人言信受崇奉
我亦不爲如上之害賢反金峯陳上事藏王
曰我令汝向彼城者使知世間災難之根本
也又有蒲德天語賢曰彼大政天十六萬八
千眷屬作毒害者天下善神不能遮止延長

八年夏藤清貫平希世逢雷震而死者彼火雷氣毒王之爲也亦崇福法隆延曆檀林等諸大寺及大內之燒災皆是第三使者之所作也如是諸惡神滅法害生皆昌泰帝獨受其殃譬如衆流之宗海耳乃至暴風疾雨疫癘時行逆寇間起並是彼眷屬惡神之所發也然金峯八幡及我滿德天堅執不許故不自恣天慶三年七月十六日託右京七條坊婢文子欲棲右近馬場其女甚賤不能營構

纔祠家側天曆元年六月九日始移北野其製猶卑九年三月近州比良神官良種兒年七歲託曰我昔任僕射先夢松生我軀而便折是以我知上三公又逢貶竄以故我所居之地必當生松不幾一夜閒數千株松生北野於是朝日寺沙門寂珍與右京婢文子勸力造靈祠天德三年右丞相藤師輔改規大屢自爾靈威日新世曰十一面觀自在靈應法道仙人者天竺人也初靈鷲山中有仙苑

五百持明仙修金剛摩尼法皆能得道須臾
遊十方刹便還本處神力如是壽無量歲導
利人天道者其一也一時乘紫雲出仙苑經
支那過百濟入吾日域下播州印南郡法華
山其山八朶故爲号也于時溪谷出五色光
道見爲靈區居焉常誦法華修密觀所持道
具千手大悲銅像佛舍利寶鉢而已餘無異
物一日多聞天王駕雲來語道曰木仙久摟
此我當擁護正法鎮撫邦國又牛頭天神現

形西峯曰我願任除災之役道得千手寶鉢
法天龍鬼神來往奉事常飛鉢受供州人稱
空鉢仙人石大神請置鉢于石上奉供其
地今尚号空鉢塚在神祠西南大化元年秋
八月船師藤井載官租而過道飛鉢乞供藤
井曰御厨精粳不遑私情鉢便飛去於是乎
舩中羣米隨鉢飛連猶如鴈陣入山中藤井
大驚奔到庵所悔謝乞憐道笑而諾言已米
石如前飛歸其米十石無有遺失只其一俵

落南河上自茲此地富人多矣俗去米墮村
又曰米田藤井入都奏事孝德皇帝大加感
歎五年五月上不豫診治弗瘳乃宣左僕射
阿倍倉內召道加護道入宮持念玉體平復
亦宮羅拜止宮七日弘演釋門與旨君臣嘆
羨因之設無遮會道歸山此年救於山中建
木殿安所持觀自在銅像及佛舍利寶鉢白
雉元年九月落成上幸寺始本朝重神輕佛
屬道之唱真乘天下翕然反之二年三月宮

中大藏會二年季冬僧尼宮齋皆道之諭化
也道居山數十祀一日告衆曰我本棲耆嶺
之仙園也暫來此誘導耳今當歸乃說偈曰
我化有情來此地留下像鉢舍利羅一涉斯
境所求得末出三途見佛陀即放火光飛入
雲中道多營精舍諸州往往而在今存者稱
道遺德

久米仙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學仙法食松
葉服薜荔一旦騰空飛過故里會歸人以足

踏浣衣其脛甚白忽生深心即時墜落漸舉
煙火復摩袈然鄉黨契券當署其名皆書前
仙某今舊券之中往往猶有乎澤悉然嘗於
高市郡營精舍鑄丈六藥師金像并二菩薩
像所謂久米寺也後又修仙凌空飛去又有
大伴仙安曇仙二人與久米相後先兩仙菴
基今猶在和州

釋陽勝姓紀氏能州人母夢吞日有娠元慶
三年登睿山師空日時年十一性聰明一聞

不忘學止觀兼受瑜伽密教誦法華勤密供
性慈愍逢裸者脫與衣見飢人讓已食蟻蟲
蚊虻蝨身飽止常厭喧囂修禪定勇猛精進
脇不印席後居和州夏入金峯山冬下牟田
寺習仙方初辟穀食菜蔬次去菜食果蔬漸
止飲食或日食粟一粒衣薜蘿躡雲煙延喜
元年秋永謝世境所披袈裟掛松枝書曰讓
與堂原寺延命命見是悲泣尋求山谷無蹤
跡勝父病瀕九死乃歎曰我有多子所愛者

只陽勝而已傳聞得仙若有仙通知我意願
一見之勝聞此事飛至舍上誦法華父曰誰
乎經音絕似陽勝家人出見不睹其形只聞
其聲勝白父曰我離父宅永去人寰孝思不
違故來誦經又曰每月十八燒香散花願待
我我尋香煙而來誦經說法報罔極矣語已
經音絕後於金峯山逢東大寺故舊語曰余
住此山五十餘歲行年八十餘我修仙法得
身自在昇天入地飛行無碍妙法華力得心

自在化世間利有情又於吉野山與練行息
真遇身生兩翼飛遊空中語曰我身中無血
肉遍體生帝毛言已過去又熊野山松本嶺
逢睿山舊友談話而去又有苦行比丘居笙
石室數日無食而誦法華不輟忽青衣童子
持白物來與比丘食其味甘美比丘問所由
童子曰我本睿嶽千光院延濟和尚之童也
薰練年深得仙近來事陽勝仙此食又是勝
公所命也童便飛去

贊曰昔媯女誓曰我不跨一角仙頭不出山
果然久米見白脛而墜有以矣哉於戲色之
毀人也可不慎乎秦皇宮人滄芝而得仙編
躰生青軟毛故世云毛女陽勝之奇毛恐是
與二人挾吾道而練形非山澤癯者之倫也
釋窺仙居宇治山持密咒兼求長生辟穀服
餌一旦乘雲而去

都良香者京兆人也文才冠世仕到著作郎
管丞相又良香之諸生也管公階爵日加良
香不及怒弃官入山修練不知所終後百餘
年或見大峯山窟中顏色不衰云

藤太主源太主二人居和州吉野郊布衣烏
帽辟穀而持密咒淨藏法師欲渡吉野河會
瀑漲無舟措筇而躡踏時二人飛來曰待我
試咒力藤太主持念須臾神人伐大木載藏
源君又令神人牽其牀著河岸二仙謂藏曰
非師爭感我二人哉言已飛去

生馬仙者播州住吉縣人入河內高安縣東

山住深谷中寬平九年沙門明達持頭陀行
至東山絕頂見深谷有草菴下到菴所有優
婆塞顏色似黃粟頭戴白帽身著白衣達近
問曰爲誰對曰我是生馬仙也便以五瓜與
達曰是此地之產也可以充飢達嘗之甘美
不可言達曰在此爲何曰吾入山以來未見
山腳只求菩提耳達出山傳此事

釋法空野之下州人居法隆寺學顯密教讀
法華晝夜各三部後返本邦游歷勝地適至

一洞生五色苔門戶障隔及牀座自然天成
又以彩苔悉皆嚴飾空見此心生歡喜入中
居止求離塵境乃綴五色苔爲衣服甚軟煖
果蔬充飢鳥獸馴傍十羅刹女現形給使在
苒歲月又不記也有比丘良賢巡禮靈區迷
路至洞見空生希有想宿數日見羅刹女端
嚴生深心女白空曰是破戒無愧人錯至淨
境我當損害身命空曰莫作是說加護送人
閒女復本形甚可怖畏提賢凌空而飛須臾

至村落投奔而去賢身心喪亡纔有氣息良
久蘇逢入語此又自悔取

元亨釋書卷第十八

31226

135276

